

東歐羅馬尼亞之行後感

Vivian Chew



集裝箱裏的教會

在往東歐之前，當我聽到Gypsy (正確的名稱是Roma, 羅姆人)這一個字的時候，腦袋不期然湧出三個形象來——蓬車、水晶球和扒手。你的印象是甚麼？

現實上，羅姆人像你和我一樣，有些人因為學歷低、缺乏自尊或被人看低等，需要掙扎謀生。單在歐洲，已經有1,200-1,600萬的羅姆人，在美國或中國大陸等地也有不少。在歐洲的羅馬尼亞(Romania)、塞爾維亞(Serbia)、克羅地亞(Croatia)、阿爾巴尼亞(Albania)、法國(France)等國家，都可以看見或大或小的羅姆基督教會。

2014年10月初，參加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「羅姆人宣教研討會」後，我跟隨一個團隊前往羅馬尼亞探訪羅姆基督徒社區。第一站已使我的眼界大開。這是一個黑暗、雲層密佈的晚上，有時還下著雨。我們甫離開所坐的小貨車，已被一群青少年男孩所包圍。我們踏著石礫和草堆，在黑暗中步行了約10分鐘，再走上一個小小的山丘。一路上，我們沒法和那些十來歲的男孩談話，因為他們不懂

英文。然後，我們看見山丘上有更大群的人聚集，也有一盞微弱的燈光。燈光是從一個建築物——教會裏發出的。當我踏進這個稱為「教會」的地方，發現它其實是一個貨運的集裝箱。雖然，裏面很整潔，但只是一個狹窄的集裝箱！沒有隔熱設備，也沒有空調和暖氣，只有一盞螢光燈。附近的村民都來與我們見面，可是，地方實在太少了，不少人只能站在門外，有些甚至要站在外面。那些小孩很害羞，但看來很快樂，只是其中有些比較骯髒。聚會很簡單，一個婦女獻唱了幾首動聽悅耳的歌曲，我們作簡短的分享，給他們鼓勵。

這個社區內並沒有學校，而且與其他社區之間也無路可通，只有一所公立學校在兩公里以外。這就是說，這個羅姆村沒有幼稚園可供小孩就讀。另一方面，大多數的父母都不懂得讀和寫。如此，你可以想像能進入一年級的小孩有多少？我認為不會多。而且，他們也需要老師額外的幫助，但一般老師在上課時沒有機會與他們個別的面對面輔導，所以，他們一進入學校，功課便落後了。設身處地來想，當我知道功課一定不會做，成績也必落後，我



羅姆人婦女的手紋上了丈夫的名字，表示是屬他的

會到學校嗎？

而且，下雨的時候，通往學校的路上，一片泥濘，孩子回到學校的時候，全身都會骯髒不堪，當然不會受到其他同學和老師所歡迎。而羅姆孩子的自尊已經很低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更難得到羅馬尼亞兒童的接納，所以，羅姆孩童一般在四年級或五年級時便會退學。



路得事工的兒童學校



我們可以扭轉這個情況嗎？

可以的。在這個村子裏開辦幼稚園和課後輔導來幫助孩子們的功課。

我也發現，當羅姆人成為基督徒後，他們不單會較為快樂，而且更樂意把孩子們送到學校去受教育。在這個地區內，有一個社區本是以沉沉大醉而聞名，但當人們接受了耶穌之後，所有酒吧都關了門，這群羅姆人也成為了誠實可靠的商人，在市場裏售賣蔬菜和其他產品。哈利路亞！

我也分別聽到幾位傳道同工說，他們很需要一個較大的地方作主日崇拜和主日學教室之用。在平日，這個地方也可以作為課後輔導中心。他們有些也計劃未來開辦診所。同工們也有培育教會領袖去接觸其他未得福音的羅姆群體的異象，讓他們也得以被基督所塑造。

你願意幫助他們建教堂嗎？承擔一些建築項目？可行嗎？

可行的。羅馬尼亞的生活費不高，人民平均的月薪約\$500美元。舉例來說，在一個小鎮裏，\$23,000美元便可購買佔地約一頃的一座三房屋子，並且水、電、煤供應齊備。在另一個村子裏，有100個歸主者正計劃成立一個福音派教會，他們已在一塊土地上建好了地基，只需要\$15,000美元，便能夠把這個可坐1,000人的教會牆壁和屋頂都蓋好。



作者夫婦(左四及五)與王牧師夫婦(右四及五)參觀「路得事工」時與當地同工合攝

我們最後參觀的一站是在首都布加勒斯特(Bucharest)的「路得事工」(Project Ruth)。這一個非牟利組織是由羅馬尼亞浸信會聯會所運作，主要服侍羅姆人。1993年先開辦Ruth School，每年遞增一個班級，如今開辦的班級已由零級到第八級了，其他的項目也慢慢在增加。這個事工每年的經費需要30萬美元，包括了培訓有意建立教會的傳道人和領袖的Gypsy Smith School、照顧病者的醫療中心、向貧窮人提供教育的Ruth School和Naomi Center。同時，他們也透過義工計劃訓練下一代。

然而，「路得事工」只在一個社區內推行，還有很多很多社區需要同類的服侍。

如今，當我想起Roma這一個字時，我會問：「我可以做些甚麼？」或者：「基督徒可以做些甚麼？」

盼望你的回應也是：「我可以做些甚麼？」

(作者已退休，與夫婿一同參加2014年的「羅姆人宣教研討會」)